

乞丐王子

下
册

长篇武侠名著

(台湾)欧阳天

黑龙 出版

乞丐王子

下册

(台湾) 欧阳云飞

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尹武荣

许文

乞丐王子

《台湾》 欧阳云飞著

*

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出版

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17.875印张·387千 万字

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50000册

ISBN 7-5389-0190-6/I·62 定价：6.80元(上下册)

第八章 战云密布

“一句话，该二派不肯效忠本宫！”

法慧掌门气得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老贼，你们的手段简直太毒辣了，老衲只要一口气在，就不允许你们再如此横行下去！”

铁血盟主怒冲冲地说道：“老秃头，事关贵派的生死存亡，你还是多考虑一下的好！”

法慧掌门脸色一沉道：“老衲早已考虑清楚，少林派准备接受任何可能的后果！”

铁血盟主一见话已说绝，怒气陡升，猛地拔剑一挥，道：“上，给我毁掉这一座鸟寺！”

数以百计的血魔宫人立如狂风暴雨般地扑冲而去。

谷泰志一见大惊，扬掌如电射出，道：“老匹夫，你休得以多为胜！”

就近攻击一剑，用的赫然是“飞龙剑法”中的招式。

铁血盟主立身之处距谷泰志不过三尺之遥，这一剑太猛太快，眨眼就到，铁血盟主猝然无防，顿陷险境。

闪避不可能，还手更不能，情势之险，可谓一发千钧。募在此刻——

突闻飞燕子温月英怒叱一声：

“姓谷的小子，你休想趁火打劫！”

弹身扬掌，呼！直向谷泰志的右肩劈过来。

这般掌力猛势急，谷泰志怎敢等闲视之，赶忙一扬左掌，反手还击。

嘭！只听一声轰然巨震之声传处，两个人的身形一颤，温月英退了两大步，谷泰志退了一步半。

不禁使温月英激灵灵地打了一个冷颤，道：“小子，你的功力进步了？”

适才全力一击，温月英虽然没有讨了好，却使铁血盟主喘过一口气来，险险避过，谷泰志闻言之下，怒喝一声：

“你知道就好！”

一挺长剑，仍朝铁血盟主猛刺过去。

岂料，谷泰志快，丹阳公主更快，他这儿剑招初出，丹阳公主已如一条飞龙似地刺至铁血盟主面前三寸之处。

一旁的银衣盟主看得清楚，认得这是“天龙剑法”中的一招“惊电飞虹”，脸色大变地急声喊道：“剑招太凶，速退！速退！”

与此同时，双掌全力封出。

丹阳公主一见大怒道：“你找死！”

剑势不变，左掌猛一推，噤噤噤！银衣盟主立告不支退下。

紧接着，夜空中传出一声撕锦裂帛的声音，丹阳公主已巧妙无比地将铁血盟主的蒙面巾挑破。

蒙面巾下面现出一张凶恶威猛的面孔来，丹阳公主一眼就认了出来，不禁脱口惊呼道：“咦，你不是胡丞相手下的大红人简永昌吗？”

话还没说完，简永昌已没命似地率众鼠窜而出。

“追！”

“追！”

丹阳公主和谷泰志话落人起，双双当先追去。

少林掌门动作也不慢，率众呼啸而出。

丹阳公主一边狂追，一边困惑不解地说道：“奇怪，胡丞相的亲信怎会是血魔宫的爪牙？难道我听到的消息是真的吗？”

谷泰志心中一动，乘机问道：“公主听到什么消息了？”

丹阳公主郑重其事地说道：“我听说胡木森勾朋结党，排除异己，有阴谋造反的企图，并且广结武林高手，冀为臂助，看来血魔宫与胡木森的关系可能颇不简单，但不知谷侍卫长的看法如何？”

谷泰志迟疑一下，道：“这个……小的也有个耳闻。”

“同时，连我哥哥都被姓胡的拉拢住了，很不老实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这……公主，小的任职不久，我不太清楚！”

丹阳公主娇滴滴地一笑道：“象你这样聪明的人，我不相信看不出来，是怕说错了话吧？”

谷泰志心中一跳，道：“公主说得是，宫廷中风波最大，少说总比多说好！”

“这只是庸俗之辈的人生观，做一个侠客志士就应有他的中心思想！”

“什么中心思想？”

“与邪恶奸诈为敌，拥护正统正义！”

“公主教训得是，不过，以目下的环境而言，最好还是

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的好！”

“这恐怕不见得吧？”

“不见得？为什么？”

丹阳公主意味深长地说道：“一个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想法的人，绝不会处心积虑地混入宫廷，讨好胡木森和我哥哥，更不会在一日辛劳之后，又在夜晚到处窥探，甚至冒险夜闯相府石塔。”

这话恍如平地一声雷，直惊得谷泰志遍体生寒，惶声说道：“你……你全知道了？”

“不错，为了彻底了解你，我曾经整整地跟踪了你三天三夜！”

语音一顿，复又说道：“不过，你放心，此事我绝不会告诉别人，更不会追究你的真正身份，我觉得只要是忠于正统正义，就不失为是一代志士侠客，我所以要学艺少林，也是为了正统正义，所以要求你同行，就是基于这一点！”

谷泰志简直不敢相信此话是出自丹阳公主之口，呆呆地望着她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此刻，二人离少林已远，追出约七八里之遥，可是，血魔宫人动作太快，又有健马代步，却始终没能追赶得上，魔群早已逃得无影无踪。

丹阳公主登高一望，见仍无任何发现，不禁微微一叹道：“看来简永昌他们早已远遁，此刻根本无从追赶，必须从长计议才行。”

谷泰志顺着她的话题说道：“是的，最好的办法是找到他们的巢穴，查一个水落石出。”

丹阳公主闻言触动灵机，道：“谷侍卫长，本公主必须留在少林学艺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办吧！”

谷泰志听得一呆，问道：“交给我？怎么办？”

丹阳公主郑重其事地说道：“你可即刻离开少林寺，去追简永昌他们的行踪下落，如能查出血魔宫的巢穴所在，以及血魔宫的首脑究竟和胡木森是什么关系，当然最好！”

谷泰志怕的就是限制自己的行动，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，马上说道：“小的遵命，我现在就去！”

一礼揖别，大步前行。

丹阳公主的脸上突然现出依依不舍之情，说道：“谷少侠，我以真心对你，希望你不要背叛我，事毕之后，应从速折返少林！”

谷泰志回头望了她一眼，道：“公主尽管宽心，小可事毕必返！”

话音落处，人已奔出三十余丈。

丹阳公主痴望颇久，直至谷泰志消失不见后，才怅然若失地返回少林寺。

且说谷泰志疾行里许地后，突然想起一事，心说：

“糟！恨天娘娘的密函还没有送到呢！”

立又转身扑向少林寺，准备在送达密函后再走。

哪知，尚未到达寺门，忽见寺侧一座山头上火光烛天，林木毕剥，火舌直冲霄汉，火势十分凶猛，不禁大感惊奇，心知必有蹊跷，忙朝着火处飞奔而去。

不一时已至山顶，游目一扫之下，不由脸色大变，只见山头上横七竖八地倒着十几匹死马，每一匹马背上均驮着两大桶松油，正熊熊燃烧着。

左边，倒着七八具死尸，残肢断臂，死状不一，清一色全系血魔宫人。

可是，目力所及之处，却不见一个少林僧人。

谷泰志甚感纳闷，自语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！难道又有高人在此现身助阵？”

蓦在此刻——

猛听身后有人应道：“不错，是有高人现身助阵。”

话落人现，天愚尊者从树后缓步踱出。

谷泰志连忙躬身为礼，说道：“啊！老禅师原来在此。这就难怪血魔宫人犯寺时怎会一直没见到你老人家。”

天愚尊者脸上表情全无地说道：“老衲本无现身诛敌之心，后因发现血魔宫人在此设有埋伏，企图焚毁本寺，故特者先赶来此地。”

谷泰志细看眼前地形，山坡下面就是少林寺院，血魔宫人只要将松油点燃，拍马下山，整座少林寺便会付之一炬。

心中禁不住大吃一惊，说道：“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，若非老禅师及时赶到，否则后果实在不堪设想。”

天愚尊者目注远方，道：“单凭老衲一人之力，仍然力有未逮，以当时的情形而言，只要不能在举手投足之间把他们全部制伏，有三五匹马奔驰而下，厄运仍难幸免，主要的还得力于两位江湖高人的鼎助，始幸免于难。”

“是谁呀？老禅师！”

“华山独目神尼，与武当青阳掌门。”

谷泰志左右一望，不见人，问道：“咦！人呢？”

“此间事毕后，我们曾分道拦截血魔宫的主力，老衲不遇而返，他二人可能仍在继续穷追中。”

微顿忽又正容说道：“据独目神尼说，你本是丐帮赵帮主的得意传人，怎么会又当起丹阳公主的侍从来了呢？”

谷泰志闻言一怔，道：“此事说来话长，可否先请老禅师看一样东西？”

“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一封信！”

“令师写的？”

“不，是恨天娘娘！”

说至此，取出密函，双手呈上。

天愚尊者先是满脸疑云，看着看着，由疑而惊，由惊而喜，最后双手捧函，喜不自胜地喃喃自语道：“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，蒙尘二十年，总算有了出头之日！”

刹时间，年逾古稀的天愚尊者一下子年轻了几十岁，真好象是发现了新大陆似的那么欣喜若狂。

不知何时，华山独目神尼，和一个道装老者，当然是武当青阳掌门，已联袂折返，见到这般情景，也不禁一愣，异口同声地说道：“大师因何这样欢欣，莫非胡贼已暴毙相府！”

天愚尊者望着密函，道：“胡贼暴毙固是我等企盼之事，但此事比胡贼暴毙更有意义！”

说着，将密函递过去，二人共同观看。

看完之后，二人也都现出一脸惊喜之色，同声说道：

“啊！是她？”

天愚尊者肃穆郑重地说道：“不错，就是她！”

独目神尼和青阳掌门互换一个眼色，又道：“他，就是他，真想不到！”

天愚尊者意味深长地说道：“可不是吗？事先老衲还疑团重重，想不到……看来这真是天意使然！”

话至此，三人发出一声会心的微笑，目注谷泰志，未再言语。

从三老的谈话中，谷泰志明白，所谓她是指许皇后而言。

那个他，当然是志远太子。

志远太子又是谁？

假如恨天娘娘就是许皇后，那么，志远太子该是哪一个？

难道……

难道……

他满腹疑云，百思莫解。

突闻青阳掌门对天愚尊者说道：“少林比华山武当二派要幸运得多了，看来只要丹阳公主不离开，他们是不会再卷土重来的。”

谷泰志闻言想起一事，对独目神尼道：“老师太，华山派真地已毁在魔徒铁蹄之下？”

独目神尼悲声说道：“这是事实，敝派弟子近千，仅仅逃出贫尼一人，武当派也只有青阳道长一人幸免于难，血魔宫的气焰已经达到巅峰状态！”

谷泰志闻言心情大是沉重，青阳掌门对天愚尊者说道：“老禅师，丹阳公主乃是胡贼骨肉，大师点头收她为徒，岂非引狼入室，这件事盼能再郑重考虑！”

天愚尊者点头道：“起先，老衲也的确心存介蒂，有意拒绝，但经仔细观察的结果，此女不但心性善良，而且尚不

知自己的离奇身世，对皇上似是一片忠心，实在不忍断然拒绝，故而将她暂时留下来。”

话音一顿，接着又沉声说道：“当然，如言传以衣钵，尚有一段距离，在老衲尚未彻底了解她之前是不会轻率行事的，二位勿虑才好。”

独目神尼和青阳掌门点头说道：“如此就好！”

天愚尊者想起一事，问道：“两位怎么现在才回来？可曾追上魔徒主力？”

青阳掌门正容说道：“主力虽未追上，却活捉到一个二流高手。”

“人呢？”

“受刑不过，已气绝身死！”

“啊！两位曾经问过口供？”

独目神尼抢先说道：“是的。”

“那么，有关血魔宫主其人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他不肯说。”

“血魔宫的准确位置呢？”

“这一点他倒招了，是在山西太行山中。”

言毕，又将详细位置说了一遍，道：“可惜，说至此处，已气绝身死，收获极为有限。”

天愚尊者双掌合十地说道：“这已经够了，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血魔宫巢穴的位置。”

谷泰志心中一动，道：“老禅师是否有意攻打魔宫？”

“啊！现在还言之过早，不过，要想天下太平，迟早要在血魔宫中和他们决一死战。”

谷泰志想了想，又说道：“进袭魔宫，此刻也许时机未

到，但如混入魔窟一探虚实，则应是当务之急，晚辈不自量力，愿膺此任。”

天恩尊者怔了一怔，问道：“孩子，你要去血魔宫？”

“不错，这是丹阳公主交给我的任务，当然，我们似乎比她更需要了解魔宫一切，同时，恨天娘娘交代命晚辈转告家师及天残叟老前辈，即刻进京，非离此一行不可，不知老禅师意下如何？”

天恩尊者沉思半晌，说道：“既然是这样，那你就去吧，不过，魔宫非比别处，你要特别当心！”

谷泰志颌首说道：“这个晚辈懂得，老禅师勿虑是幸！”

当即告毕三老，连夜向北挺进。

第二天，他已渡过黄河，正沿着王屋山麓，向太行山的方向前进。

傍晚，当他在山城一家客栈用膳时，忽见一个小二的跑过来躬身问道：“客爷可是姓谷？”

谷泰志一怔，答道：“不错，我姓谷，你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有位老爷要见你！”

“老爷？是谁呀？”

“这……小的不曾请教那位老爷的姓名。”

“那么，此人相貌如何？”

“很威武华贵！”

谷泰志苦笑一下，心知问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当下眉头一皱，心说：

“管他是谁，见了再说！”

立即正容道：“此人在哪儿？你带我去吧！”

店小二躬身应是，领出膳堂，来到后院静室前，指着房门说道：“就在这儿，客爷自己进去吧！”

话落，立即转身退下。

“笃！笃！笃！”

谷泰志怀着满腹疑团，叩门三响。

不一时，房门咿呀一响，出现一个身着绵衣的陌生人，道：“谷长老请！”

谷泰志举步入室，那人立又将房门关闭，谷泰志沉声说道：“阁下何人？找我何事？”

那人伸手在脸上一抹，现出本貌，原来是神行丐王非。

谷泰志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王长老真是千变万化，现在又是什么身份？”

“是周正的把兄弟，最近由魔宫派到丐帮的特使的身份。”

“啊！魔宫曾派出特使，这样说帮中又有事故？”

“可以这样说，事情十分棘手。”

“到底是什么事呀？”

神行丐王非饮了一口茶，说道：“可能血魔宫人对帮主的身份已发生怀疑，故而特地派了周正的把兄弟前来一探虚实，并且当面交代，命帮主去血魔宫参加紧急会议，血魔宫主要亲自和他面商一切。”

“这是一件好事呀，大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弄明一切，有什么麻烦？”

“麻烦可大了，你想想看，既以周正的身份赴会，连血魔宫的位置都找不到，这成什么话？”

“这不要紧，魔穴小弟已知，是在太行山中。”

“可是，不知道血魔宫主的姓名来历以及长相，也是枉然呀，万一认错了人，或者说错了话，岂不糟糕？”

“嗯！这事倒是相当棘手，为什么不把周正的把兄弟逮住严刑逼供？”

神行丐王非慨然一叹，说道：“帮主曾经这样做过，可恨那人一言不答，已举掌自杀。”

谷泰志听至此处，心情不由地大为紧张起来，问道：“家师他们现在何处？”

“为了查明有关血魔宫的一切，正在到处奔跑，目下毕竟身在何处，连老叫化子也不知道。”

谷泰志闻言暗喊一声“糟！”说道：“王长老，情势既然如此如此紧急，你怎么不和帮主在一起呢？”

“老叫化子本来和帮主他们约定待查明一切后，便直奔血魔宫，由王某先以周正把兄弟的身份入宫打点打点，想不到半路上却被另外一件事耽搁了。”

谷泰志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又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帮主和天残叟刚刚离开，白水庄主金剑飞环翁永忽以飞鸽送来一封信。”

“信上怎么说？”

“请帮主火速前往白水庄，有急事面商！”

“没说什么事？”

“信上虽未言明是什么事，但字里行间却充满焦急，王某怎敢置之不理，在无法和帮主取得联络的困难情形下，只好独断专行，替帮主跑一趟白水庄。”

“真糟，我这儿还有急事呢，想不到事情会这么巧！”

“老弟，你有什么急事？”

谷泰志将入宫后的一切，尤其是恨天娘娘命师父赵无极与天残叟即刻进京的事说了一番，最后说道：“小弟必须从速找到帮主，禀报一切，哪想到会生出这么多枝节来，王长老可有什么应急高计？”

神行丐王非沉思有顷，说道：“这样吧，你代替老哥前往白水庄，老叫化子替你向帮主报告一切，因为约期已近，分秒必争，有很多细节尚须从长计议，而白水庄的事也耽误不得，只好分头进行。”

这虽非上策，但事到如今，也只好如此，二人再密谈数言后，谷泰志便告别王长老。径赴白水庄。

白水庄就在王屋山中，半个时辰后谷泰志已身在白水庄外。

向守卫的高手说明来意。立有一个执事领着他向庄内走去。

谷泰志马上发现气氛有异，庄内外岗哨林立，人人携刀佩剑，如临大敌的样子。

直至进入大厅。见过金剑飞环翁永后，更觉事非等闲，三山五岳的好汉齐集一团，每一个人脸上都有悲愤、忧虑，与不安等复杂表情。

谷泰志先作自我介绍，行礼说道：“晚辈谷泰志，拜见翁庄主及诸位英雄。”

金剑飞环翁永还礼说道：“少侠不必多礼，敢问令师何时可到？”

“家师因事他往，并不知翁庄主急信相邀之事，信是王长老收的，特命泰志前来一问究竟。”

翁永张口欲言，忽见人群中走出一个黑脸大汉来，道：“谷长老想当年在四川奉节舵一战成名，早已是公认的第一流人物，今日此来，无异雄兵十万，我方实力大增，不过，赵帮主未来，实乃一大憾事，敌我相较，仍力有未逮，我们必须郑重研究一下应敌之策。”

金剑飞环点点头道：“巫兄说得是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我们应有万全的打算。”

谷泰志听得满头汗水，忍不住问道：“翁庄主，贵庄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翁永悲声一叹，问道：“谷少侠，华山武当二派灭派毁宗的事你知道吗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可知原因？”

“据说是血魔宫通令该二派，要他们限期投降效忠，因该二派拒不接受，才造成一个毁宗灭派的悲惨结局，莫非翁庄主也接到同样的最后通牒？”

翁永沉声说道：“少侠所料不差，限期就是今天！”

谷泰志吃惊不小，心想少林之事若非丹阳公主出面问罪，简永昌等不战自退，是否能够保全，的确不敢作乐观之想，当下声沉语重地说道：“翁庄主毕竟作何打算？”

“武林人最重名节侠义，老夫当然不会和他们同流合污。”

“翁庄主是说准备和魔徒决一死战？”

“那是当然！”

微顿又道：“但不知少侠的高见如何？”

谷泰志沉吟一下，说道：“并非小可故意长他人之威